



Three Portraits

HITLER MUSSOLINI STALIN

by Emil Ludwiz

三  
個  
獨  
裁  
者

愛默爾·魯特維希著

懷  
沙  
譯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版

三個獨裁者

(Three Portraits)

每冊定價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原著者 Emil Ludwig

譯者 懷沙

重慶川鹽三里十號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大序代印刷所

重慶·桂林·上海·香港

發行所 大序代書局

昆明·成都·金華·西安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爲同代人作傳不能像爲過去的人作傳一樣的平心靜氣。一本全無偏見的「我們自己時代的歷史」，是既不可能，亦要不得的。我們今日讀色諾豐和塔齊圖斯關於他們自己的時期最偉大的歷史著作，恰恰是因爲了他們底成見，才覺得極有興味。個人的觀點與黨見之間，有着很大的區別。只有超然於黨派情感和利害如著者，纔能希望在這戰爭氣氛中間，作平心靜氣的論述，不存偏袒之見，著者認爲這是他對讀者的責任。

三個歐洲的獨裁者中間，兩個我認識他們，由於私人談話；第三個則由於間接敘述。三個我都反對，因爲他們都反對自由。可是今日我們的命運，却部份地繫於他們，所以我也和別人一樣，對他們的性格很感興趣。我常努力使我的觀點有所根據，這幾個小傳與以前出版的相異之點甚少。我相信，在戰爭之後，傾陷今日世界萬獨裁魔咒，將與其他的病症一樣的消失。

這三個獨裁者的人格不同，目的各異，流品亦有高下。在下面，我們將看見史大林在目的上，比另外那兩個更有趣。而墨索里尼則在人格上是最有趣的人物。讀者請用自己的意見，校核這種介紹。對這樣一本小書，辯論與贊成同是被歡迎的。

著者

一九四〇年二月於莫夏（瑞士）

### 三個譯者

史大林林詩勃二索馬老  
從騰於於和武代二河究馬  
以冷於於此此此此此此此  
對各人人物家織織織織織  
尤其是當時的所動動動動  
加以綜合的預言各人的  
一個結論預言各人的前途。

盧特維雅·懷沙譯  
一元一角

### 人罪西蘭法

譯圖吟羅著蒙西·A

誰出賣了法蘭西？誰扼殺了第三共和；大鼻子  
龐萊？江湖大王旭丹？「小拿破崙」達拉第？應天  
樓弗蘭亭？「米老鼠」雷諾？「屠夫」賴伐爾？邊  
是那對男人特別有吸引力的第波德帕特夫人？  
本書作者西蒙追述近十年來的法國政治歷史，  
軍人政客在「二百戶」操縱下的一連串自殺政策，  
指出法蘭西的崩潰，在歐西人民是沒有份的；罪  
魁禍首全是那些當權的內奸。法蘭西崩潰的經過，  
像希臘的悲劇一樣，一幕一幕的演下去……

## 國際時事叢書

許性初  
羅吟圃主編

### 國際政治內幕

譯者：蔣編明傑本

這是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集體著作，共  
二十篇。由分佈全球的名記者，就其所深知的  
各國政治故事寫成最動人的報告，而由會長本  
傑明集其大成。裏面有許多尚未發表的幕後秘  
密，有正在醞釀或已流產的大小活動。凡是報  
章雜誌上所見不到的政治內幕，這裏都有。

〔定價每冊二元八角〕

### 二次大戰史料(第一年)

上大戰的種下的惡果；  
二次大戰的近因和遠因；  
波挪荷比法國的淪陷經過；  
希特勒閃電戰術的演進；  
英倫保衛戰的第一幕；  
英美合作反對納粹。

王德馨·周冠宏合編  
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目錄

前言.....

希特勒.....

墨索里尼.....

史大林.....

尾語.....

自序

一  
四五  
八一  
一六



在今日一切名人中，沒有比希特勒看去更猥瑣的。羅斯福代表美國人最好的典型；沒有人會當他是法國人，醫生或書記。墨索里尼有凱撒式的頭顱，一見便像羅馬的獨裁者。就是史大林也有一個一貫的人格底外貌。

希特勒既不像德國人，也不像政治家，與他所崇拜的種族尤其不類。格魯伯，明與大學的教授，德國最卓越的優生學者，在一九二三年的法庭作過證人，曾說：「我逼近地看看格魯伯，那還是第一次。頭面俱屬低級典型，混血種；低窄的額，醜鼻子，寬瘦骨，細腿黑髮。表情不是一個很誠自制地使用權力的人，而是狂躁。此外，還有一種滿足了自私底表情。」

從他的照相和他的生活習慣看來，他的風度是毫無足取的，要不是他整個人都充滿着「狂躁」。而那位科學家所着重指出的「狂躁」，却正是他成功唯一的解釋。一個病態的人，（歷史上有不少的例），他將某種衝動作病態的誇張，轉成自命不凡，而成爲他底決策與行動的源泉。他的燥烈的與賭博式的性格，異於冷酷玩世的墨索里尼。那種常成爲研究的題目，關於天才與瘋狂之間的東西，在希特勒一生的重大舉措中，表現

得最爲盡致。也就是這種東西使他成爲一個無從估計的人。假若他在潰敗之後，受世界法庭底審訊，嚴格的精神病學者會不會說他應負責任，還成爲問題。從這裏，我們也可以衡量他底條約和諾言的價值。

他性格之急燥無常，少年已顯。他滿懷熱望，想由不正當的途徑發迹。不想建立安定的快樂，不愛任何人，父母，家庭或女人。最明顯的是他對任何在別人眼中比他爲高的事物之憎恨。就是他底父親，也終生刻苦奮鬥以脫離私生子底出身和所學的老實皮匠的行業，而努力變成一個公務員，有了一頂尖弁帽，一個銜頭，一筆養老金。直到死，這個卑微的波西米亞的稅吏，掙扎着他底偏僻小城裏要成一個人物；他甚至廢去他母親底名字——叫希克格魯伯，——而用他岳母底名字。他底三次結婚，也是由於同一的願望：希望出人頭地。他底第一個妻子是比他長十四歲的婦人，而第三個，即希氏之母，則是比他小二十三歲的幼女。

這個兒子承繼了他父親底怨憤。不將他底母親交給他底貯蓄用來正經地求學，十四歲便離開學校，起初是爲肺有毛病，後則毫無理由。他在整個少年時期，一點不圖取得



任何知識或行業。如他自己所寫：「當我底理想與中學課程的裂隙愈寬時，我內心的淡漠也愈增。而我在學校所輕藐忽視了的每件東西，後來我都得很痛苦地補償。」在他底書中，他敘述他甚至不能忍受任何定時的工作和課程底拘束，只願成爲一個自由的藝術家，一個畫家。可憐的母親說：「好吧，到維也納藝術學院去試試。」一到維也納，他便以無能被斥，而且不許再試。他遂又投考建築學校，仍未被取，因他既無學校證書，又無可以代替證書的天秉。在這些失敗之後，他仍然很自傲。接着，在他底母親死亡之後，二十歲時，他便在維也納街頭流浪，無錢，無任何才幹或訓練足以作任何有用的工作。

更後四年間，那是年青人到社會去受訓練的最好時光，希特勒懶惰而無目的地，以富人底慈善爲生。那些慈善機關大部份是猶太人的組織。他先在一個爲無家可歸的人們而設的機關，後來則在一所貧民宿舍。而那是在一九一〇年，當時並無失業問題。有時作臨時腳夫，有時爲人剷雪，弄幾個錢。他在猶太人克甯華特勳爵所設的貧民粥廠吃飯。他謀生唯一的努力，是畫郵片或仿描名畫，一個朋友替他賣給顧客和一個傢具商

人，商人把那些畫做鑲在沙發椅背。

藝術家韓聖希，二十歲時與希特勒作了近一年的朋友，當他賣貨的中間人，在回憶錄中對他說得還好。希特勒當時所作的速寫中，有一幅是畫着兩個郵差，其中一個差不多為炎熱所困倒，正在拭乾汗濕了的襪子，另一個則高興地看着，介紹前者購用一種止汗粉。這廣告是為一個匈牙利猶太人牛曼畫的。牛曼給他錢，襯衫和一條褲。在那時希特勒談起他是非常感激的。他總是穿着長上衣，不雜的下領滿長着黑色短鬚根，人們給他取個渾名叫「克魯格叔叔」，——非洲波爾人的總統。

在見解方面，希特勒在維也納為反猶太主義所吸引，那時的市長把反猶太主義發展成一個政治的綱領，反對維也納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中，有許多是若干大商業底首腦，反猶運動便單純地以商業競爭為藉口。希特勒，和所有天性懶惰的人一樣，喜歡指責別人阻害了他進身的道路，樂於用言語或事實來反對這種人。他加入了這採攻勢的一羣，因為他在維也納看見了許多有錢的猶太人。但這並未會阻止他仍依猶太人底慈善為語。事實上多年之後，他還畫了一張四十年片給一個猶太人的家庭醫生，從維也納寄到林



茲，著名一受恩深重的亞道耳夫·希特勒。」

依賴着猶太人爲生，對這個種族妬羨交集；他內在的弱點，使他滋長着仇恨，雖則他對猶太人，不論理論如何，總應該感謝。在貧民宿舍中，他固然遇了些不成器的猶太人；不過，要是從個人可以來判斷整個種族的話，那我們亦可以從希特勒來判斷全體，這是同樣錯誤的。

以希特勒後來所發揮的組織幹才而言，要是他不厭惡任何有規條的工作，即使沒有資歷，也不難打開一條入世之路的。他有所謂「藝術家之夢」，但又缺乏天賦，不能如願以償。對於這樣一個決心不願一切要在人間世爬上去的青年，只有一條路可走，——政治。在政治中，他發現頭頭是道。如希特勒所自述的，他那時讀了幾本關於大日耳曼和當日社會政治的小冊子，學會了謔言夸語，在和別的同舍的懶人們冗長的辯論中，他發現了自己比別人更有口才。自然，他還不是演說家，但他那種用嘲諷和狂熱把別人噁下去的辦法，他底姿勢，尤其是他演說中一切熱烈的情緒，出自妬羨一切享用豪華的人們的情緒，使他比別人更能自圓其說。

漸漸地，他學得當時流行於維也納的反猶太主義底證據。同時，他雖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却變成天主教堂狂烈的反對者。這些把奧國一切的不幸都歸罪於猶太人的傢伙，却同時也在所謂「脫離羅馬」運動中努力於毀滅天主教堂。他們綱領底第三條是主張奧國與普魯士合併。希特勒自承：當一個維也納國會議員，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高叫「霍亨倫倫萬歲」時，他所感到的興奮。德國泱泱大國之風，對這個奧國子民，正如世界上其他輻射着權位、勢力、光輝的東西一樣，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在他懶惰的青年時代，他尋找一張張的梯子，往不可知的尖端上爬。在親德的熱忱中，他是那些主張「德奧合併」的小組中之一員，在宿舍的辯論中，他對社會主義者咆哮如雷，雖則他本來也算工人之一種，屬於社會主義者之羣。像他底父親一樣，希特勒最初的野心，是昇到中產階級。王侯勳貴是超出他的仰企之外，他並不艷羨。工人是可憐蟲，他躲避他們。但是，中產階級，安穩的中產階級，那却是他底理想。而大多數的猶太人，既非貴族豪富，亦非工人寒賤，類皆安穩地處在中產階級，有些並且是其中的翹楚，這樣他又找到了恨猶太人的另一理由。



大戰突然救了這位自己驅自己的藝術家，他最後在「明與」碰他底運氣，同樣未得成功。憎恨每件足以表明他出身的東西：國家，階級，父母與家庭（甚至在回憶錄中他不曾提過他們），他投身為義勇軍，被錄入德國軍隊，避免了奧國的兵役。在那裏，他生平第一次成爲一巨大團體底一份子——德國軍隊的一員。在他面前有一個目標，即盡他底一份力以保衛德帝國及其人民。他嘗自述過，宣戰時，他感動得跪下哭泣。他慣於把自己對世界的每種感應推及別人，認爲別人也和他一樣，所以在回憶錄中，他聲言全德國人民願意戰爭，因爲他自己願意。

在西方前線四年中，他一次受輕傷，一次中毒氣。毒氣影響他的聲帶，就在今日，他飲食還必須謹慎。詳細檢查關於希特勒戰爭服役的一件文件和證據，他全四年都在營部正規地服務，而該部在全部戰爭中只喪亡了一人。據德國學校用的教科書裏說，他曾受過第一等鐵十字獎章，爲了一件光榮的功績：他奇襲十二至十五個在戰壕的法國兵，將他們全數俘解給營長。在該營底歷史中，曾敘述過兩樁類似的事件，有姓名，有日期；而於這件故事却並無隻字。他是否得過鐵十字獎章，從未證明過；說得客氣點，大

概是沒有的。

可注意的，是整戰四年中，他始終是伍長，儘管排長人數不足，而他底連長却聲言：「我決不提昇那個瘋子」。希特勒後來自號為「世界大戰底無名兵士」，可憐的是，真的英雄現在却長眠在柏林光榮墓裏。

大戰後起來了許多秘密結社，為國防軍所准許和部份地領導着，以武裝德國人民，反對——同時違反了——凡爾賽條約。有幾個軍官認識了從前線歸來的希特勒伍長的演說幹才，便利用他作一個煽動家。但當他被牽進一樁政治案件時，國防軍無可奈何地丟棄了他。在明興，希特勒參加了一個新成立的政黨俱樂部，後來它變成國社黨；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三年間，他很快地發展成爲一個頗有聲名的演說家。他從一個戲子學習公開演說的功課，改良他的演說術，不久之後，他便能催眠幾千百人。這是他成功底第一種因素。

德國人或許是唯一不曾有過偉大演說家的民族。無論在個人方面或是在整個民族方面，音樂與演說都很難得兼而有之。無足爲異的，英國人就整個而言，是不長音樂的民



族，却產生了最出色的政治演說家；而德國人，音樂將世界之音，却不會產生一個演說家。德國的閣員是由帝王任命，而不由國會，沒有公開講話底訓練。例如俾士麥是在七十七歲的年紀，解職以後，纔作第一次公開講演的。

希特勒底演說技術，大都是他戰後熱烈研究羣衆心理的結果。他對他底新的小黨發言，一切都要靠煽惑羣衆。他尤其認識德國民主主義者所忽略了的一件東西，就是使被剝奪了軍隊的德國人民，重新獲得他們底旗幟、樂隊和歌曲。希特勒，華格納底讚美者，由他而學到列隊游行，合唱，與裝作英雄姿態等技術。他比在他以前的德共和國中的人物，表現出有更多的想像力，即使是最粗劣的想像力。除了卍字外，他自己發明每種徽號，畫自己的旗子，爲日漸增長的黨軍規定每條領子和鈕扣的式樣。

卍字是他從芬蘭輸入的。德國兵在戰後的「干涉戰」中，在芬蘭看見它。卍字源出亞洲，芬蘭人一部份爲蒙古人後裔，將它從蒙古帶來。視德國種族爲至高無上的政黨，竟用一個異族的有色人種的部落底徽號爲它底標記。

希特勒底主要目的，是把人們的注意吸引到他自己身上來。從開始，他便親身安排

一切講台上的照射燈，而他一進入會堂時，便吹奏起喇叭。他訓練羣衆用右臂敬禮，教他們唱歌，把聽衆從冷淡的羣衆轉變成歡樂的積極合作者。

作爲一個舞台經理和宣傳員，他是證明了有真的天才的。在他底書中，有三十二頁是講大戰，其中二十頁都是在談宣傳問題，他說德國人把這個幹得很壞。他寫道：「協約國單純地唯一地由於宣傳贏了戰爭。」羣衆準備相信任何東西，「無論真假」，只要經常重複它，只要對同一事物說的次數夠多。對於在講台上說話的技術，他確是特出，也能依時節需要而談諧，莊嚴，機智，悲傷和嘲弄。他最拿手的是從低沉的開始逐漸增強到警罵，於是破着嗓子，起始咆哮。他底效果，與墨索里尼適成對照，是因為他攪弄神祕的字眼，如榮譽，血和土等，把聽衆包裹在神祕之雲裏，而德國人愛這個遠過於平凡的邏輯。以這種方式，他贏得千萬人的心，特別是女人底，因爲他創造一種簡單偉大的印象，使女人們認爲這裏是一個先知，爲他底人民的命運而流着心血。他底尖銳的歇斯第里的喊叫是真的；他一面講一面把自己激動到猝發的歇斯第里狀態裏。同時他也夠狡猾地在講桌上裝置了一個電鈕，一按電鈕，照射燈便照射着他，以便他的極度威奮的



摩，當這當地攝成新聞影片。類似的神態與做作之配合，亦可於別納戲子見之。

大戰結束後五年，希特勒以為他可以用他底幼稚的黨，冒險來個政變。他與世界大戰時德國名將魯登道夫聯合。巴圭利亞一部份國防軍站在他一邊，但柏林底普魯士人却堅決反對。一九二三年，停戰紀念日，他在明興「市民酒店」發動政變，目的是從巴圭利亞推翻德意志共和國。當夜，在一巨大羣集會中，他很聰明地將魯登道夫和幾個巴圭利亞黨黨員們誘閉於一室內，拔出手鎗逼他們投降而與他合作。但他們大多數後來仍離棄了他。他率領百餘武裝黨徒，公然攻擊警察武力。後者在一條窄街上迎擊。火開了。十四人倒臥在明興城底街上。這時候，希特勒却在一輛汽車中逃跑了。他原主謀的這次暴動，一切經過情形，在後來的審訊中皆明白無疑。當戰鬥底最初幾分鐘，希特勒即乘車而逃之時，魯登道夫將軍却直步向着槍口，並在火綫中間走過，相信無人敢對他開火。這純粹運動最初的十四個英雄，後來却被這位在危險時拋棄了他們的領袖，莊嚴壯麗地讚美他們死亡時的一幕。五年之後，希特勒在同一會場裏，手攜着一個小孩，說他當時跳進汽車是要救那孩子底命。可是，在審訊時，不曾出現過小